

不安於是 西洋女性文學十二家

*Women on the Move:
Selections from Twelve Authors*

李根芳 著



不安於是 西洋女性文學十二家

*Women on the Move:
Selections from Twelve Authors*

李根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行編目資料

不安於是：西洋女性文學十二家 / 李根芳著。

-- 一版. -- 臺北市：書林, 2011.01

面；公分 -- (西洋文學：19)

ISBN 978-957-445-399-3 (平裝)

1. 女性文學 2. 文學評論

815.1

99024623

西洋文學 19

不安於是一西洋女性文學十二家

Women on the Move: Selections from Twelve Authors

著 者 李根芳

執行編輯 張麗芳

校 對 王建文

美術編輯 徐子婷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 3 樓

電話 02-23684938 · 23658617 傳真 02-23688929 · 23636630

台北書林書店 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2 樓之 5 Tel: (02)2365-8617

北區業務部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 3 樓 Tel: (02)2368-7226

中區業務部 403 台中市五權路 2 之 143 號 6 樓 Tel: (04)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 高雄市五福一路 77 號 2 樓之 1 Tel: (07)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 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四樓

電話 02-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1 年 2 月一版初刷

定 價 280 元

I S B N 978-957-445-399-3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
書面授權。請洽書林出版部，電話：02-23684938。

作者序

西洋女性文學傳統可上溯到中古時期，然而這個傳統的建立和發展卻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事。猶記得我在八〇年代下半葉念大學時，雖然歐美的女性解放運動已如火如荼地開展，但在台灣當時大學英文系的課堂上，「女性主義」仍是個十分時髦的名詞，當時大部分的文學教授不會特別指定閱讀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介紹了女性作家，那也是因為她們的地位早已在英美文學史上列入經典，如艾蜜莉·狄瑾森(Emily Dickinson)、珍·奧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姊妹(the Brontë Sisters)、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也從學生變成在大學授課的教師，現在「女性主義」或是「性別研究」幾乎可說是外文系的「顯學」，愈來愈多的文學研究與碩博士論文，從女性或性別的角度探討各類文本，愈來愈多的女性作家作品在課堂上受到熱烈討論、廣泛閱讀，更不用說，在大學裡其他科系也紛紛將「女性主義」或是「性別研究」列入課程之中。行政院於二〇〇五年通過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教育部隨即把「性別主流化」當作是教育訓練的一大重點，不僅加強部會各單位的性別意識，也要求各級學校在課程設計上加強性別相關內容，鼓勵設立性別研究相關科系與學程。

就英語文學的發展來看，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珊卓拉·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與蘇珊·古芭爾(Susan Gubar)於一九八五年首先編撰了《諾頓女性文學選：英語傳統》(*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s in English*)，這部作品的誕生，主要得拜第二波女性主義之賜，

一九六〇年代歐美的女性解放運動為女性爭取到更大的自由與平等，也賦與女性更多表達自我的管道與權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書寫才逐漸受到肯定，過去被貶抑的女性文學作品才重新獲得評價，許多文學批評家甚至挖掘出長期被歷史淹沒的作品，女性文學傳統透過考掘發現，歷經重新審視，而重見天日，廣大讀者得以從新的眼光來閱讀，這樣的傳統也進而影響後世的創作者。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女性文學選自一九八五年出版後，於一九九六年、二〇〇七年又陸續增訂翻修，發行了第二版、第三版，篇幅當然也不斷地增加，最新版已分為上下兩冊共兩千五百頁，搜羅了二百一十九位作家的作品。

這樣的趨勢顯示了西洋女性文學的版圖不斷地擴大，其意義有二。首先就時間上的擴大來看，隨著更多女性文學相關研究出土問世，有更多中古世紀以降的作家得到肯定，同時在新版的女文學選裡，也突顯了某些已是經典文學作家的創作多樣性。其次就空間上的擴大來看，在過去論及西洋女性文學傳統，主要均以英國、美國的作家為代表，即使是英美作家，也大多是白人上階層的女性，但是自第二版開始，兩位編者便強調「複數的」英語傳統，因此作家的國籍可能是加拿大、印度、澳洲、迦納等，美國作家也來自於不同的族裔背景，如墨裔、非裔、亞裔及原住民等。我如此大費周章地解釋《諾頓女性文學選》出版沿革，主要是說明要在這本兩百多頁的小書裡，介紹以英文創作的女性文學作品實非易事，但本著我對女性文學的熱愛，以及長期以來對性別研究的耕耘，還是大著膽子接下這份重責，最終當然還是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這樣的作品旨在引介更多讀者接觸西洋女性文學，因此要避免生硬的學術理論，所以我在下筆時便儘量以多說故事入手。在介紹這些作品時，我也試著把半世紀以來西方女性主義所關切的

重點帶進討論或解析之中。使讀者一方面能認識這些傑出的女性作家，另一方面也能對女性主義的關懷有所了解。

限於個人學識與語言能力，我只能挑選以英文創作的作者，至於以其他語言書寫的精彩西洋女性作家的作品，恐怕就有待其他專家學者來撰寫。雖然我除了研究外，閒聊暇也會閱讀非英語女性作家作品，主要是透過中文或英文翻譯（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探究的題目，英語主導的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認識世界，如果沒有英文翻譯，或是透過英美出版界介紹，我們就不易接觸到其他語言的文學作品，但這個問題恐怕不是這裡所能處理的），此處仍然鎖定以英文為原創語言的作品，介紹的是英語的文學創作傳統。

若就西洋女性文學觀之，只舉最有名的女作家為例，古希臘女詩人莎孚（Sappho）、以西班牙文創作的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法國作家柯蕾特（Colette）、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近幾年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奧地利小說家艾芙烈·葉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波蘭詩人薇絲拉瓦·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等等，她們的傳承與影響不僅在其自身的語言文化傳統裡有重要意義，也隨著世界文學的播散，帶給全世界的創作者與讀者諸多啟發與感動。

以世界文學的視野出發，光是以亞洲各地的文學傳承而論，即不勝枚舉，印度的官方語言共有二十餘種，邦加拉語（Bengali）、塔米爾語（Tamil）、兀兒獨語（Urdu）各自有其文學傳統，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土耳其、東歐、北歐各國等文學創作，普遍而言，對我們仍然相當陌生，遑論非洲的史瓦希利語（Swahili）、祖魯語（Zulu）、吉庫裕語（Kikuyu）等語言文化傳統，中南美洲以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創作的作品、近東與北非地區以阿拉伯語創作的女性文學作品等，都是有待挖掘的寶庫。此處所提及的仍是以文字書寫的文學傳

統，若是再擴及口述文學傳統，範圍就更加廣泛了。要將這些作品納入討論，就需要以更宏觀的世界女性文學的角度切入，當然最受忽略的各地原住民文學也應涵括在內。

我想強調的是，從世界女性文學的觀點看來，做為研究者與讀者，仍有許多值得期待的努力，有許多版圖仍然是在台灣的我們所不熟悉的，但並不代表這些文學傳統不存在或是不夠好，就像是上個世紀前半葉，說到女性文學傳統，恐怕會遭人嗤之以鼻，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見女性創作者在文學傳統裡並未缺席，系譜的重新描繪，讓我們得以看見過去女性作家的身影，也鼓舞更多女性作家投身創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愈來愈多的女性作家以文學創作，描繪她們的生活，勾勒她們的世界，或是帶領讀者走進奇想世界，走進科幻未來，不論是現實或想像，文字經過她們的編織斟酌，成就出一個又一個炫麗有趣的天地，帶領著讀者認識自我、認識他者，豐富了文學語言，也帶來更有趣的文化觀照。

目錄

作者序 iii

導讀 1

- 女性文學的生成 2
- 女性文學的系譜 7
- 女性文學的特色與前瞻 27

壹、族群與歷史 31

- 湯亭亭《女戰士》 34
- 吳爾芙《歐蘭朵》 49

貳、成長與背叛 65

- 艾杜《我們的姊妹煞樂》 68
- 金凱德《露西》 83

參、婚姻與獨立 97

- 奧斯汀《理性與感性》 100
- 勃朗特《簡愛》 115

肆、纖弱與堅強 131

- 狄瑾森《狄瑾森詩選》 134
- 莉曲《莉曲詩選》 151

伍、驚悚與奇詭 169

雪萊《科學怪人》 172

莫里森《寵兒》 187

陸、欲望與身體 201

邱琪爾《頂尖女孩》 204

鍾《怕飛》 217

參考資料 231

索引 233

導 讀



一、女性文學的生成

「女性文學」的名稱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過去的書寫歷史裡，女性往往受到極大的壓抑，當人們提到「作家」，心裡只想到男性。在傳統社會裡，書寫與創作是男性的領域，男性可以「創造」(to create)、「生產」(to produce)；女性最主要的任務是繁衍後代，生兒育女，負責的是「繁衍」(to procreate)、「複製」(to reproduce)。女性即使提起筆來創作，她們的作品也往往被貶抑為描繪「小情小愛」、「兒女情長」的私密之作，沒有宏大的視野或為國家民族背負責任的氣魄。一直要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指出其中盲點，創作者及批評家才得以跳脫過去父權體制意識形態的限制，肯定女性文學的價值。

在討論女性文學之前，有必要先定義「什麼是女性文學」。以英文來說，最簡單直接的就是 literature by women，由女性所創作的文學。不過，隨著二十世紀後期各種理論質疑任何權威的大論述，從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角度看來，「文學是什麼」，恐怕就會引起眾多爭議和討論。英國批評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在他的經典著作《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裡，對歷來如何定義文學，以及其與各種意識形態的連結，就有相當深入的剖析。

這本導讀基本上還是遵循比較傳統的對文學的定義：運用想像力而完成的文字作品，以戲劇、散文或韻文的形式呈現。女性文學是由女性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但不一定是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有較鮮明的立場，旨在喚起女性意識，追求女性自主，或對兩性之間不平等的議題有所討論，抗議父權體制與其價值觀，而且創作者不一定是女性。至於女性文學的內容，則可以上天下海、無所不包，此處強調「女性」的性別認同，主要是因

為女性文學傳統經過數十餘來的努力，迄今才稍有積累，在現階段仍然有必要突顯「性別」，以確立得來不易的「女性作家」身分，鼓勵更多讀者與研究者去閱讀女性文學作品，並思考女性文學傳統的貢獻與重要性。

和「女性文學」相近，但宗旨有所不同的是「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 feminine writing*）的概念，由一群法國女性主義者在六〇、七〇年代所提出。倡議者如呂絲·伊莉嘉黑（Luce Irigaray, 1932-）、伊蓮·希蘇（Hélène Cixous, 1937-），強調書寫是流動的，意義無法被定於一端，她們認為「陰性書寫」是跳躍的、打破線性邏輯思考的、質疑二元對立的。她們也強調「陰性書寫」應該要書寫身體，把身體的律動、節奏、感受寫進作品裡，這派思想深受解構主義影響，挑戰以作者為中心、符號意義是固定不變的概念，開啓了一種新的創作表達方式。

無論是女性主義文學或是陰性書寫，作者都有可能是男性。例如，英國思想家約翰·史都華·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73）所著的《女性的屈從》（*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所寫的劇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1879），都可視為是女性主義文學；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尤里西斯》（*Ulysses*, 1922）、法國詩人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98）的作品，則是陰性書寫的代表。

「女性文學」做為一個類別，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在過去從未出現以性別做為文學分類的作法，一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陸續有文學批評家以女性文學作為分類，來探討其傳承與特色。當然，究其原因，主要是過去「作家」身分為男性專屬，就像是英文書寫裡，總是以 Man（男人）代表全人類，性別議題完全不成考量。我們若回溯歷史的記載，不時可

見到一些不隨流俗、勇於挑戰傳統的女性身影，但畢竟微乎其微。受到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影響而強調女性特質的瑪麗·渥斯東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撰寫了《女權辯》（*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才算打破沈默，為爭取女權發聲，這部作品可說是早期少數具有強烈女性主義色彩的代表作。

無論是在渥斯東克拉夫特之前或是之後，早期西方文學與文化傳統中，女性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外的。因此美國女詩人艾卓恩·莉曲（Adrienne Rich, 1929-）便指出，「女性的作品和思想似乎是零星的、無跡可尋的、脫離任何傳統的」。每個女作家在創作之時，很難以過去的女作家當作模範，因為早期根本沒有女性文學的傳統，而在男性作家所樹立的文學傳統中，他們所刻畫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他們所想像的或主張的樣貌，與女性的視野觀點或是女性真實形象的再現，有著相當的差距。

女性無法像男性一樣提筆創作，或是即使有心為之，也受到社會、經濟等諸多外在條件的限制而不易發展。事實上，吳爾芙早在一九二八年在劍橋大學兩所女子學院演講時，就以〈莎士比亞的妹妹〉為題，假想如果莎士比亞有個妹妹，縱使她天才洋溢，一樣喜歡戲劇和創作，但是她沒有機會上學，即使偷閒閱讀哥哥留下來的書，也一定會受到父母親的斥責。畢竟女孩子該做的正事是縫補衣服、煮飯打掃。她為了逃避父母親許配的婚姻，獨自逃到倫敦，想要加入劇團一展所長，但最後卻被劇團老闆所騙，懷了他的孩子而慘死街頭。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1929）針對種種制度對女性造成的不公提出批判，絕大多數的文學史家都會同意，這部作品是英語世界中第一部女性批評重要著作。

雖然在十七世紀末，英國出現了第一位以寫作維生的職業女

作家艾芙拉·貝恩（Aphra Behn, 1640-1689），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女性創作才蔚為風潮。女性文學的興起與女性讀者的形成有關，隨著工業革命開展，商業社會確立，中產階級勢力漸漸壯大，許多女性得以接受教育，因此識字率大幅提高，加上中產階級女性漸有空閒時間，便以閱讀排遣。大約在十八世紀中葉，女性作家不知凡幾，在市場上佔有一片天。以《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 1963）享有文名的批評家伊恩·渥特（Ian Watt, 1917-1999），便直言十八世紀絕大部分的小說創作都出自女作家筆下，其創作旺盛程度可見一斑。此時女性作家描述的不外是女性生活經驗，大多以情愛、家庭為主要題材，並且富有濃厚說教意義，宣揚「婦德婦道」的重要。

這些女作家或許在市場上頗有斬獲，但是卻對「作家」身分頗為躊躇，甚至找出種種藉口，解釋自己寫作的不得已。早期批評家也對此時期的女性創作不置可否，認為稱不上是嚴肅的文學作品。但是珍·奧斯汀、勃朗特姊妹都不諱言，她們從早期女作家的作品裡得到啓發與靈感。

英美女性真正大規模集結起來，以社會運動的形式爭取權利大概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展開。當時有許多中上層階級的女性為爭取女性投票權而積極奔走，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First-wave feminism）是以獲得法律政治的平等與權利為目標；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大致是一九六〇年代在西歐、美國等地展開，許多女性認為法理上的平等並未帶來真正的平等，在工作與職場上她們仍然備受歧視，因此她們要求實際的平等，這必須從經濟、文化、性觀念等來落實。

第二波女性主義與第一波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對文化的全面檢討與反省，父權體制的壓迫是從教育、媒體、傳統等各層面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與價值判斷，因此一些女性學者檢視了文

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如瑪麗·艾爾曼（Mary Ellmann, 1921-1989）的《思索女人》（*Thinking About Women*, 1968）、凱特·米蕾特（Kate Millet, 1934-）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69），兩者均試圖探討文學中所塑造出的性別刻板印象，前者強調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及兩性對語言使用模式的差異，後者則著重男性如何維持並擴展宰制女性的權力。

真正把注意力放在女性作家身上，大概要到七〇年代下半葉的女性文學批評風潮興起。如伊蓮·蕭華特（Elaine Showalter）在一九七七年的著作《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珊卓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爾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女作家與十九世紀文學想像》（*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此處不妨引述蕭華特的話來說明過去女作家的處境：

每一個世代的女作家，就某方面而言，都發現自己沒有歷史，她們都被迫去重新挖掘過去，不斷地編造屬於女性的意識。由於這些經常性的中斷和女性作家常有的自我憎恨，往往導致女作家沒有一個集體身分認同，我們很難視女性文學為一種「運動」。（王奕婷譯，2005: 65）

蕭華特和吉爾伯特等批評家強調建立女性文學傳統的重要性，也因為英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漸成氣候，加上各種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黑人女性文學、奇康納（Chicana，意指美國境內墨西哥裔或講西班牙語的少數族裔女性）女性文學、亞裔女性文學、酷兒文學、同志文學等也就應運而生，使得各類有關性別的議題愈益蓬勃發展。當前無論是討論性別研究或跨國女性主義，創作者、

讀者和研究者都更加意識到性別議題的多樣性，全球化造成文化、經濟、資訊與情感的快速頻繁流動，也使得女性文學展現出強大豐沛的能量。

二、女性文學的系譜

(一) 中古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 (700-1600 A.D.)

談到英語文學的第一部代表作，目前公認的是第八世紀上半葉完成的史詩《貝爾武夫》(*Beowulf*)，這部作品是用古英語創作的。之後中古英語的代表作則是「英國文學之父」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所著的《坎特伯里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完成的時間大約是一三八六年到一四〇〇年之間。至於在英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明星莎士比亞，則活躍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在將近一千年的英語文學史上，幾乎看不到女作家的隻字片語，在中文文學史上，這樣的情況對我們也並不陌生。過去能夠接受教育、識字讀書的人非常有限，在封建社會裡，只有貴族和神職人員掌握知識的權力，一般女性是不宜在外拋頭露面的。女子要學習的是烹飪、編織、刺繡、育兒等，提筆為文的「大業」只有男性才得以擔當。即便是十四、十五世紀有少數女性對文學略有貢獻，她們所從事的也是將法文宗教典籍譯成英文，為上帝服務。

吉爾伯特和古芭爾在《諾頓女性文學選：英語傳統》裡提到，在中古時期應有不少女性從事創作，但是她們的作品都沒有署名，隨著時代久遠，資料搜羅不易，要找出原作者更是難上加難。或許有無數的歌謠和故事出自女作家筆下，但迄今也都不可考了。毋怪乎吳爾芙猜測著，「撰寫許多詩篇卻未署名的佚名作者，通常就是女人吧」。

在中古時期，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女性作家大概是諾里治的茱莉安（Julian of Nowrich, 1342-c.1416），她的《神蹟書》（*A Book of Showings*）記錄了十六次上帝向她示現良善美好的行蹟，有趣的是，她強調耶穌的「母性」（mother Jesus），透過受孕、分娩和養育，女性彰顯了上帝的偉大與慈愛。另外一位中古時期女性家瑪格麗·肯普（Margery Kempe, c.1373-1438），也同樣是信奉上帝的虔誠教徒，《瑪格麗·肯普傳》（*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是目前已知第一本英文自傳，她對於年少生活及婚姻著墨不多，重點在記敘上帝神蹟、她對上帝的愛，甚至到處奔走傳教，足跡不僅踏遍英格蘭，也遠及耶路撒冷、羅馬和德國及波羅的海沿岸一帶。

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貴族階層所使用的語言仍以拉丁文為主，不過英文的地位也逐漸提昇。隨著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登基，擴充英國海上霸權，英國的勢力愈來愈強大，英文也成為凝聚國家民族認同的有力工具，加上伊莉莎白一世熱愛文學，她周圍的臣子和侍女也分別形成文藝圈。除了女王之外，瑪麗·席德尼·赫伯特（Mary Sidney Herbert, 1562-1621）也是當時權重一時的文人贊助者。她們平常喜歡作詩為文，因為精通拉丁文、法文、義大利文等數種語言，因此不僅提筆創作，同時也翻譯詩文。

這些女性作家基於對上帝的熱愛或喜好文藝而寫作，但是她們也意識到這是不符合女性「陰性氣質」的行為。中古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女性若是有心追求知識，有可能被認為是女巫，代表了邪惡。當時歐洲宮廷裡盛行的作品是英勇騎士如何拯救或保護貞潔自好的淑女，男性作家所歌頌的是溫柔嬌弱的女性形象。雖然騎士以高貴淑女的僕人自稱，宮廷愛情中的女性是主宰掌控愛情的一方，但是基本上女性仍是被動的，她的理想形象是順服